

林昭慶 Lin Chao-ching

陶藝 · 臺北市內湖區

臺灣的公共藝術歷經十多年的發展，在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」不斷修正下，相關條例辦法愈趨完善，對於公共藝術的發展與管理機制，愈來愈傾向考量整體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的多元面向，讓城市風貌更為優質。

一個完善的文化環境強調自然、環境與人文景觀等的結合，從杯子到建築都可以感動人，才能讓人從小處起體驗生活美學。至於公共藝術，也不應是單一藝術形象，而應以多元化方向發展工藝美學，創作上，除了陶製材質之外，包括不鏽鋼、銅、琉璃、景觀雕塑及植栽等，都應能在生活工藝美學中佔有一席之地。

然而靈感需要實際執行，而非空談，因此對於空間的靈活運用與美學，從事陶藝數十年、且執行過近百件公共藝術案的林昭慶自有一套看法：「藝術家的生活空間美學素養是可以培訓出來的，不是把藝術品買回家供奉不用；不管多貴、多珍貴，就是要拿來使用，這個觀念要很重要。」他認為，要營造多元性的空間，藝術家首先要具有深刻的體驗，才能夠感動別人。

林昭慶繼而提出自己對近代工藝美學的觀點：「包含美術的概念，讓手作能力和美術能力結合；且近代工藝美學多元，有聲光效果、音樂表演，都是藝術。」多元媒材的創作是非常有趣的，但面對手工藝，林昭慶感嘆道：「以前所有的玩具都是親手作，但現今的孩子玩具都到賣場買，導致他們的觸覺發展太單薄，和以前的孩子相較，今日孩子們的創造力顯然差多了。」再加上電腦化的時代，大多數資料只要上網查即可，而信件又無法傳遞情感溫度，所以「現在的孩子或許已忘記筆在紙上磨擦的感動。感動不了自己，又如何能感動別人？」他搖頭說。

林昭慶觀察，早年臺灣技職學校學生畢業後，就能馬上適應業界的工作環境，反觀今日：「手上有工夫的人並不好找，因為雖然會的人很多，但他們往往沒有專業的實行技術。」也因此，對於工藝美學，他的願景是「可以讓人去體驗『作』的動作，如此一來，就能讓人在更多體驗當中，充分感受觸覺的美感。觸覺可直接引導思維，經由感受，讓人直接做出反



強調手感美學的陶藝家林昭慶

- 1 林昭慶 縫紉機 陶作
- 2 林昭慶 形隨意轉·陶、不鏽鋼桌椅
- 3 林昭慶 茶人之器 陶製茶具
- 4 林昭慶 陶製檯燈
- 5 林昭慶 窗花 陶製燈具
- 6 林昭慶 龍泉壺爐·第十三代 陶製茶具





3



4

應。」工藝應以手作的經驗多加琢磨，以培訓養成更完善的工藝美感。此外，他也強調，東方文化脈絡明顯異於西方，最重要的是要記得設計的「根」在哪裡，並經由物件的延續，讓精神延伸於各地方。

林昭慶回憶，陶藝的發展於1987年間達到高峰，順應經濟發展的奇蹟，許多工藝家也於此時嶄露頭角，但大多數的工藝家都傾向於等待機緣，較少自己開拓機會。1990年代末，經濟逐漸泡沫化，他開始沉澱思考，如何和大環境搏鬥。他慢慢了解到：「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，當然有面臨失敗、困頓、迷惘的時候，但這些都沒有人可以幫忙，得想辦法找出適合自己的方式，才可能繼續往前。」接下來的幾年，隨著經手的公共

藝術案增加，他更體認到組織對未來的重要性：「只有組織才能讓整個藝術架構完整，場務人員、行政、設計、專案經理等都是連動的關係，將工藝美學或公共藝術予以連結。」

而無論是陶作或公共景觀，林昭慶都不斷強調親身參與、親自動手作的重要性：「只要有機會，就要去磨練手作能力，不能僅畫一張設計圖，就請工廠製作成品，那並不是自己做的！」而且著作權的歸屬也是一個問題。認清自己、從根本做起的看法，也反映在他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觀點上，他表示，「臺灣是一座精緻海島型國家，有自身的文化脈絡」，雖然技法與材料可能會不斷改變，但認識本土文化的特点，秉持傳承精神，藉由器物來傳達與表現，是展現自身文化內涵的基礎工作。

生活與創作都離不開藝術的林昭慶，對手感經濟的市場導向信心滿滿：「我認為手感經濟未來會取代工業市場，因為工業的東西較不具生命張力，就算杯子破了也不會讓人心疼，但手作的東西是真正能感動人的。」藉由親身體驗、於手感經驗中發掘情感，他認為，人們重新體認工藝文化精華的那一天，指日可待。（文／李艾容，圖／王昭慶提供）



5



6

林昭慶 |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08巷62號1樓

林時植 Lin Shih-chih

陶藝雕塑 · 新竹縣新竹市

在工藝家的工作室中，林時植的陶藝之林是特別的一間。位於新竹市中心的主幹道旁邊，屋外車水馬龍，屋內恬靜優雅，漫步於鬧市中突然見到這樣一處場所，實在讓人驚豔。

林時植接觸藝術的機緣比較特別，高中是美工科，想著退伍後好就業，所以專科改選化工科，不過後來卻從事原型雕塑。自從產業外移後，他考慮轉行，也有客戶邀請去大陸繼續發展，但後來他決定不去。之後，他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繼續深造，作陶土也是誤打誤撞，化工的專業背景讓他比較快進入狀況，陶土取得容易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一切看來都像隨勢所趨，但換個角度來看，林時植的陶藝之路也可說是渾然天成。對於陶土，他的觀點隨性所至，他僅把其當作主要媒材而在需要時使用金工、玻璃、木頭等複合媒材，把一些自然的現成物擺在適當的位置，而讓整件作品的概念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他自己的強項在造型，因此「只要潛心幾個領域即可，其他

的媒材就只需要適切了解」，林時植這麼表示。

談到創作靈感的來源，他自己解釋，大部分都是從對宇宙的思考中得來的。「我從小就喜歡看天空，那時沒光害，在家門口就能看到銀河。小時候，我就會把壓歲錢存起來買望遠鏡，專科的時候我就買了整套的天文設備。看星星分為兩種，一種用眼睛用心去體會，另一種是用相機把星星拍下來……」談到星空的話題，他顯得無比興奮。「我曾經看遍新竹地區各個圖書館有關天文的書籍。宇宙中的各種法則需要慢慢參悟，再運用到自己的人生哲理中。因為喜愛天文的關係，我希望用創作去表達出來。」他的許多作品都看得到這些領悟和其演變，比如「一開始的『孕』」系列，那時還是單身，所以作品僅僅代表自己需要孕育的想法。每個人的體會不同，成長背景、生活、個性都有關係，宇宙的想像空間很大，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看法。」而這種種不一樣的看法，就構成了宇宙的多重空間，「第二次個展時，



藉作品表達其宇宙觀的陶藝家林時植



把展覽定題為『六度空間』，我們生活在四度空間，自己的創作思維是五度空間，而觀賞者與作品所產生的互動共鳴又孕育出第六度空間。」從人生至宇宙，從個人到團體，他的作品便成了他和世界溝通的方式。



一般人創作都會先畫草圖，但是林時植只要有想法，手就動了起來，然而心境一直在走，最後完成的作品往往和最初預想的不一樣，意想不到的結果，代表著當下轉換出來的心情表達。

創作看似隨性，背後的思慮卻十分深沉。「創作累積到一段時間後，每完成一件作品時就會有種失落感，需要宣洩時，我就會去山上讓自己靜一靜。在海拔兩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上，會有各種特別的情況，觀看星空時，四周一片寂靜，讓人的思緒得以慢慢沉澱下來，和宇宙融入，忘卻身體的存在，只剩靈魂的感覺。」與別的工藝家不同的思索體驗，為林時植的創作展現獨特的一面。

被問到工作室在鬧市中是否會影響創作，林時植笑著打消我們的顧慮，「很多藝術家都會跑到安靜的地方，但是我的地方每天都看見車水馬龍，已經習慣了。雖然聲音會對創作有干擾，但每個人其實都在找平衡點，工作、生活、教學各種的平

衡。在這裡創作，無形中也推廣了工藝美學，讓喧囂的市區多一份靜謐之美。」

創作階段的早期很辛苦，他也會接一些訂單維持，「但現在已經不接了，因為那裡面沒有自我（沒有屬於自己的想法與精神）。」他表示，一路走來，家人的支持很重要，父親對他的影響尤其大。家裡之前開鐵工廠，每個製程都講究精密，不能有分毫之差，雖然創作和工廠製品不同，但他仍能從父親的嚴謹中得到互補。「可以獲選為臺灣工藝之家，有一半功勞是爸爸的」，他充滿感激地說。

「星星也有滅亡的一天，在毀滅時產生絢爛的爆炸，擴散成星雲，慢慢再彙集成另一顆星，如同人生，我們死後也會再次重生。能將興趣與事業結合，走到現在已經很幸運了，不管未來如何，藝術就是我的終生事業，是我對社會的一份責任。」林時植的藝術，便是銀河中靜靜發光的那顆星。（文／王曉妮、黃淵，圖／林時植提供）

林時植 | 30060新竹市中華路三段120號

- 1 林時植 迷樣的永恆 陶、木
- 2 林時植 八方形草轉運輪 陶、鐵、紅銅、琺瑯、羅盤
- 3 林時植 找自己—平衡點 陶、鐵、木
- 4 林時植 普普風一斑馬 陶、鐵
- 5 林時植 頂天立地 陶

陳慧芬 Chen Hui-fen

木雕彩繪 · 新竹縣新竹市

一位教授看過陳慧芬的作品後，給予了三個字做為評語：靜、淨、境，陳慧芬給人的感覺就如同她的作品一樣，祥和溫暖。

在採訪開始時，她並沒有像其他工藝家直接談自己的創作，家族對她來說更為重要。陳慧芬的祖父是一位藝術家，當時家裡富裕，希望祖父學醫，但他卻去學了藝術。回來後雖然家道中落，但仍完全沉浸於藝術中，和當時的幾位藝術家頗為友好。遺憾的是祖父過世很早，沒有留下很多作品，到了陳慧芬父親那一代，生活較以往更是辛苦，從小受祖父影響的父親為了家中生計，只好開始接日本訂單作工藝品。陳慧芬從小對藝術就有濃厚興趣，但迫於現實，大學時選了數學系，讀到大三不能忍受才回家幫忙。一開始做行政，會去日本客戶處參觀，無形中她慢慢接觸到日本工藝，面對訂單的需求也開始去揣摩學習，從此奠定了自己的方向。

早期她以訂單為主，積累資本，1989年

她開始接觸宗教，那時師父的一句話讓她陷入深思：為什麼把那麼好的佛像外銷，自己的地方卻沒留下好作品呢？從那時起，陳慧芬開始專心創作更精緻的佛像，並慢慢開始轉向內銷。陳慧芬表示，因為她的行業比較特殊，市面上很難見到作品，大部分是被廟宇或者民間收藏；目前大部分佛像則以木胚為主，這除了受到日本影響，主要也是因為木製品的氣場更溫暖，更能讓人感受到佛像自然、親和的一面。

佛像彩繪的過程是很嚴謹的，陳慧芬將它分為幾步：圖案設計、泥塑、拷膜、修光、雕刻成品、白胚打底、打磨、彩繪成品。其中有90%都需要純手工製作。至於材料，皆以高級用材為主，木雕用小葉樟，石雕用是漢白玉。色彩部分，佛像的重點在於漸層的內容、明暗的變化，如果搭配不好，佛像的莊嚴度就會受影響。目前工作室有十二位彩繪工作人員，但他們不只從事彩繪，工作內容也涉及貼金、描



人生與事業皆與佛結緣的木雕彩繪家
陳慧芬





5

- 1 陳慧芬 如意觀音 佛像彩繪
- 2 陳慧芬 慈航普渡 佛像彩繪
- 3 陳慧芬 水月觀音 佛像彩繪
- 4 陳慧芬 九蓮觀音 佛像彩繪
- 5 陳慧芬 飛雲觀音 佛像彩繪

4



金等領域。她解釋，在她的工作室裡，一尊佛像一年最多僅作四至五件，基本上都是限量的。在市場需要刺激下，作品的形式風格可以多樣，但雕工精緻，做法復古、仿舊，這是陳慧芬父親的專門技術，也是她堅持至今的基礎。

陳慧芬認為，佛像作品雖然要以莊嚴為主，不能太花俏、誇張，但也不需要太過呆板，活潑一點有助宗教融入生活，如飛天這樣的天女就可以表現多樣一些。不過，多樣不代表隨便，她說自己有件飛天作品，從開始策劃到木雕完成，再算上彩繪，前後可能花費了三年。秉持著這樣的態度，每個作品都慢慢醞釀，從草圖開始，完善後再開始工作，所以成品出來後，她都很滿意。

陳慧芬在1996年正式皈依佛教，禪宗要求人常常面對自己，沉澱之後，才可能了解自己心中更深層的東西，所以陳慧芬總會要自己沉靜下來，而每回這麼放空後，她就會有新的靈感進入。她表示，自己在信仰前後的作品差很多。

「做到現在也是一種使命，對宗教如此，對藝術亦然，這是一種堅持，這個過程也是艱辛熬過來的。三十年，像爬樓梯一樣，還沒有到最頂端，空間就還很大。」她靜靜笑著說，自己平時除了畫圖、念佛、靜坐誦經，白天業務也很繁忙，所以多半都是晚上開始創作。

「人有四種：一是為了興趣而工作又能賺錢。二是有了興趣但只能溫飽。三是沒有興趣但可以賺錢。四是沒有興趣也賺不了錢。我們算第二種人，其實很知足的。」陳慧芬於平靜中語氣堅定地接著說，她要以百年企業為目標，希望佛像彩繪可以傳承下去，宗教、文化和藝術可以用這樣的形式結合下去。「即使自己子女不能傳承，也希望有相當興趣的人接下去。但是學術理論和實際落差很大，很多工藝已經是斷層了，比如說木雕，在十五年前產業外移後就很少有工匠了，後來的年輕人也沒有去學。現在只能在大陸找到木雕工匠，傳承也只能用現在的模式。」她道出對產業現狀的無奈。目前她的作品比較多在大陸展出，大陸四大名寺都收藏有她的作品。

對於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，陳慧芬並不擔心，「宗教與藝術結合，在臺灣三十多年前就已起步，大陸近些年才開始，我們在十年前就在大陸做過展示，外貿協會的配套去年才開始，所以我們比政府的腳步更快，品質部分也要走在尖端。」穩扎穩打，同時洞燭機先，陳慧芬的企業與人生，就在這樣的原則中熠熠發光。（文／王曉妮、黃淵、林瑩貴／圖／陳慧芬提供）

陳慧芬 | 30064新竹市高峰路386巷85弄27號

張信裕 Chang Hsin-yu

木雕・苗栗縣三義鄉

三義，這個依山傍水的小城，也是赫赫有名的木雕之城。三義木雕博物館平日接待大量的遊客參觀，博物館旁的藝術村，顯得格外安靜。依循淺淺的檜木清香，走進亞馬木雕坊，在這間十多坪的空間裏，我們尋到了張信裕與他的木雕世界。

張信裕的話不多，對於訪客沒有太多寒暄，招待大家坐下後便開始靜靜泡茶，每道工序都一絲不苟，從事雕刻的雙手穩重有力，期間也很細心地不斷添加熱水，

即便沒有親眼見到他工作的樣子，也可以從這些細節中感受到他做事的認真和專注。

張信裕對雕刻的興趣源於出生地大甲。童年看大甲廟會的經驗，激發了他對工藝品的興趣。求學時候，他決定投入雕刻專業，最初本來想從事石雕，但是一次機緣巧合，他在朋友介紹下，開始在通霄學習木雕，並從此終生為伴。當時木雕行業已經漸漸失去往日的興盛，但張信裕秉持著對它的熱愛，仍然堅持從學徒做起，師從多位不同風格的師傅。一開始，他學習欄間雕刻，當此項技術沒落後，繼續轉學神像雕刻，後又學巧雕。這樣多種風格的學習過程，對他日後的創作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，多種手法的鍛鍊、多種領域的接觸，在他既有神像雕刻的嚴謹、巧雕的飄逸，也有欄間雕刻之細膩的作品中，可見一斑。

張信裕表示，在材料的選擇上，他多半會根據題材，選擇漂流木、檜、紅檜、肖楠木、黃楊或者樟木等為主要原料。無論是巧雕或神像雕刻，木頭的屬性對作品都是有影響的。神像的木頭都是四四方方，規格尺寸都為固定；巧雕雖只要是木頭都可以雕，看到有型就可以撿回來刻，但木材軟硬度、纖維的走向都要去選擇。創作時一般都會精心挑選適合的木材，天然木則多用於商業用途。雖是傳統訓練出身，張信裕如今也常會用電動刀具，因為在某些地方，傳統雕刻刀沒法達到電動工具的效果，也不能更好地落實作品的想法。

「荷舞」系列是他獲得裕隆藝文季木雕金質獎的作品，用荷花來模擬舞者的姿態，線條優美簡潔，體現著樸素、自然的美感。張信裕說，早期他的作品靈感多源於自然，是他獨自在山野間靜靜感受自然微妙的結果；成家後，心態和境遇的改變，讓他轉而從生活中吸取更多素材，長期累積下來，形成了他獨具一格的表現。靈感源源不絕的他，創作從未停息，往往在進行上一個系列的過程中，就出現了下一件作品的想法，等到合適的材料出現，開始構思時，當初的想法和心境又會有新的改動。就這樣日積月累，創作之路充滿了樂趣，每個階段的作品都會給人不同的感受。

張信裕在木雕博物館旁經營著一家以木雕品為主的店鋪，店內多以自創作品為主，也有小部分是自己設計好模型找人代工的商品。平日由家人看管，自己則在工作室潛心雕刻。這種邊創作邊經營的做法，是許多工藝家維持生計的方式，生活和創作兩相補足之際，還能藉此結識許多



優遊多種木雕手法的木雕家張信裕



- 1 張信裕 新葉 檜木
- 2 張信裕 原始的呼喚 檉木
- 3 張信裕 荷舞系列一喜悅 肖楠木
- 4 張信裕 荷舞系列一開舞 黃櫈木
- 5 張信裕 援 檜木
- 6 張信裕 荷舞系列一循Ⅱ 黃櫈木
- 7 張信裕 仕女 檜木、樟木



2 3



志同道合的買家，

「就藝術創作來說，木雕比其他藝術類別謀生容易，但是雕刻養成的時間很長，沒辦法速成，願意學的人也不多了。因此呈現斷層現象。現今的學院教育雖有接觸木雕，但以木雕為職業的人卻不是很多。可以這樣做下去，完全是靠興趣做為支撐」，張信裕面帶無奈地說，木雕這個行業初期會走的比較辛苦，對學院出身的新手來說尤其如此。傳統木雕家還可以接些代工和案子，學院出身者主要在於堅持，創造知名度，保證作品的質量，然後才能更被人接受。有關部門、政府的補助也是短暫和有限的，很多環節仍需要個人去努力經營。

「從事木雕，可以發揮自己的興趣，又很自由，走到如今這樣還算蠻幸運的。」張信裕保持著這樣樂觀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執著。「我從來沒想過放棄，我自己的想法很強烈，所以堅決不會放棄，這是對自己的信任。」離開木雕坊時，張信裕正在修改一件作品，身邊木屑飛揚，神情專注到渾然忘我，一改初見時的靦腆，這便是他與木雕一生的情結。（文／王曉妮、黃淵、魏靜怡・圖／張信裕提供）

張信裕 | 36745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八股路館
前2巷1-11號



4 5



6 7



王龍德 Tony Ong

陶藝・苗栗縣通霄鎮

穿過通霄的鄉間小路，來到圳頭窯藝術空間。從標示著「文官下車、武官下馬」的迎賓大門順勢而上，迎面而來的首先是女主人秀甄的溫馨笑容，而不遠處悠閒踱來的一位赤腳中年男子，即是熟識者慣稱為「Tony老師」的王龍德，他的個人工作室「醉陶」，便座落在這片山林的藝術空間中。

王龍德的學經歷相當豐富：臺灣柴燒研究會創辦人、美國加州聖塔安納學院駐校藝術家、臺灣陶藝學會理事長、金玻獎得主、臺中市大墩工藝師、最年輕的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個人獎得主，他也是臺中社區公民大學屯區及海線的創校陶藝教師，更是臺灣早期少數大型陶瓷創作的藝術家，2010年並曾代表文建會遠赴加拿大溫哥華參加冬奧臺加文化交流展出。豐厚的歷練讓人感受到他對藝術創作與教育推廣的無比熱忱及投入。

話匣子一打開隨即侃侃而談的王龍德，跟看似嚴肅的外貌可謂判若兩人。他笑說，自己並非設計科系出身，而是學商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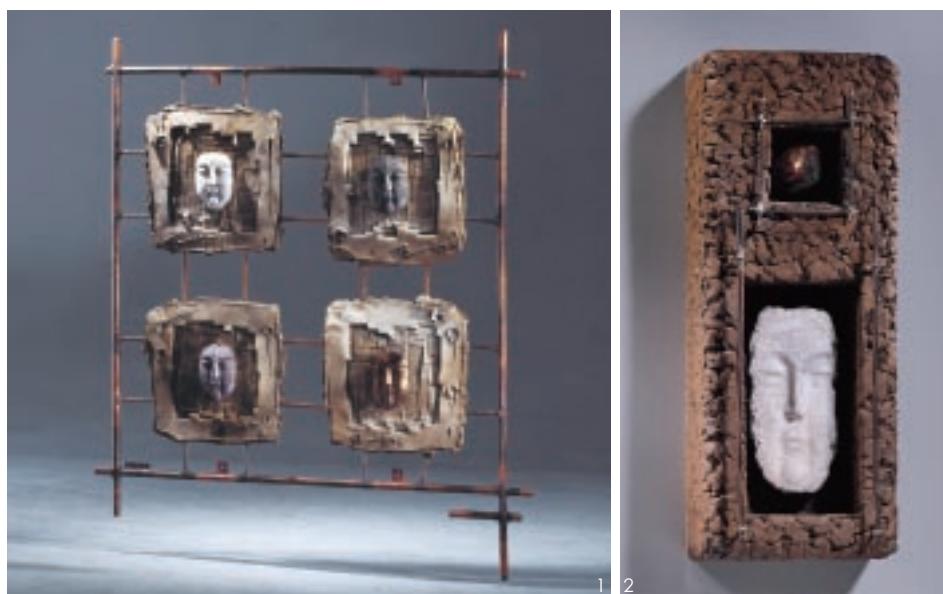
資訊，是後來才去進修景觀設計管理及相關藝術專業的；而與陶土接觸，更是在泰國做貿易時的因緣，此後對陶藝創作的熱情一發不可收拾。

或許是九二一大地震身歷其境及長時間投入救災工作，讓他感觸既多且深，片刻的笑語之後，王龍德隨即嚴肅表示：「上天是公平的，所有材質皆無法接受歲月的摧殘，唯獨陶瓷。千年留存下來的文物，最完整的就是陶瓷，沒有陶瓷就沒有考古學，但它卻怕地震。」九二一地震之後，他搬到通霄圳頭，總共花了五年時間親手建造圳頭窯藝術空間這個園區，雖然建設工作至今仍在進行，但目前這裡已擁有極佳的場地和齊全的設備，而且每年有不少國內外的藝術家來此地交流，逐步朝向他理想中的園區式藝術教育中心邁進。

王龍德表示，他開過無數次個展，但從未在任兩個個展中展出相同的作品。擁有藝術家天生敏銳特質的他，能夠隨時洞察周遭的時事脈動，也因此創作靈感源源不絕。九二一之後的「重生」系列，就



務求作品盡善盡美的陶藝家王龍德



- 1 王龍德 我在系列一人海 陶作
- 2 王龍德 我在系列一菩提 陶作
- 3 王龍德 懷古 陶作
- 4 王龍德 心窗 陶作
- 5 王龍德 緣起系列一補天 陶作
- 6 王龍德 希望之都 陶作



3



4



5

是他有感於大地震後人們的勇敢堅韌而創作的作品；懸掛在園區中的「人海景觀」面具，則是為比喻經濟低迷所造成的失業率攀升，運用二千多個碗製作完成的裝置藝術，名為〈飯碗人生〉。而無論其作品主題如何轉變，王龍德始終不離他的「心窗」理念：「如果人的心打開都是透明的，那麼一切都會變得簡單。」對他來說，作品是一扇窗，只要人與人之間打開內心的那一道窗，凡事就會化繁為簡，容易溝通多了。

「從早期到現在，我都不太希望自己的作品過度商品化，希望可以被以多點藝術眼光來看待，藝術創作不需要外在的搞怪，只要內在的真實性蘊含……」。身為藝術工作者，王龍德希望生活可以單純，而外在的東西也越簡單越好，這樣才能將思緒與精力完全投入創作思考中。

談及多年的教學經驗，王龍德從剛進學校時所教的陶藝、雕塑、室內設計、設計等科目，到目前教授的文化創意產業、公共藝術與景觀美學，從大學生、社會人士教到退休銀髮族的經歷，細細道來。面對現在的設計養成教育，他憂慮地表

示：「現在大學生最膚淺的地方是，只看到自己領域裡的東西，這是和以往學習態度不一樣的地方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老師自己的涉獵不夠寬廣，也無法給學生帶來新的東西。」他提醒現在的學子，若想要當一名優秀的設計師，大量閱讀文學典籍十分重要。

而談到經營這個通常是藝術家最弱的一環，王龍德也自有一套行銷理念。他表示，雖然被稱為陶藝家，但他所用的媒材多樣而富於變化，舉凡金屬、玻璃、木頭等材料，都會出現在其作品中。不怕別人複製的他，也自信滿滿地說：「好的作品，只有慢一點賣出，沒有賣不掉的道理。況且一、二十年來，『醉陶』從未讓一件瑕疵或次級品流出工作室以外，這是對品質、也是對自己的堅持。『醉陶』也是臺灣唯一有售後服務的創作品牌。收藏家一旦作品受損，當初收藏的創意還在，客人只要將作品帶回來，我都會盡力修復，甚至重新製作。」一番經驗談，道出了王龍德對作品盡善盡美的執著，而這極可能正是他在臺灣陶藝界地位始終屹立不搖的原因。（文／王曉妮、林瑩貴、黃淵、魏靜怡・圖／王龍德提供）

王龍德 | 35748苗栗縣通霄鎮圳頭里2鄰25之

25號



6